

清初四画僧传奇

在明清相交之际，出现了四位作品很具特色的僧人画家。他们的故事，耐人寻味，而四僧的作品风格又与他们的身世息息相关。

会“翻白眼”的八大山人

“八大山人”是四僧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，乍听之下有人还会以为是八个人，其实，“八大山人”只是朱耷一人。

八大山人的鱼，总是翻着白眼，这恐怕还得从他痛苦的人生说起。其实，少年时的朱耷，也曾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“乖学生”，那个时候，他不叫八大山人，他那时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，用真才实学报效大明朝。明朝宗室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，朱耷就以布衣身份应试，15岁时考取了秀才，给众多宗室王孙做了榜样。可在他19岁这一年，清兵入关、李自成攻占北京。明王朝灭亡，朱耷父亲病逝。朱耷一家作为明代的贵族，整个家族90多口人惨遭屠杀。他和母亲、弟弟、妻儿逃到山里躲过一劫，但在逃难过程中，妻儿又相继去世了。一系列打击后，23岁的朱耷出家为僧，将喜怒哀乐完全寄托在画笔上，以大写意手法开一代画风。

家室显赫的他藏于寺院，个性又比较倔强。假借鱼儿翻出的白眼里，仿佛藏着一个前朝皇室后裔对命运最大的嘲讽。因此，他才会画幅上将落款“八大山人”：前二字又似“哭”字，又似“笑”字，而后二字则类似“之”字，变形地写生了“哭之笑之”，即哭笑不得之意，一吐他内心的五味杂陈。

石涛为作画“搜尽奇峰”

石涛曾说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这算得上其山水画创作的“方法准则”了。“搜尽奇峰”是重视采风、重视写生，石涛认为书画作品应该多收集素材，多观察事物，才能够迸发灵感，因此应该“搜尽奇峰”。

石涛年纪比朱耷小，石涛出生于明王朝权力大厦即将崩塌之前，这时候的他才三四岁，被称为朱若极。明清两朝交替时，明代内部势力割据，石涛的父亲靖江



变形的“哭之笑之”

王独霸广西，却被独霸福建的唐王出兵击败，广西被占，靖江王全府除朱若极以外的所有人都关押至福建，囚禁至死。

小小的朱若极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呢？三四岁的朱若极是被王府内官背着逃出了王府，没有被抓获。内官为了让朱若极远离内战，躲避杀戮，就让他剃发做了和尚，取法名原济，号石涛，又号苦瓜和尚。

康熙南巡时，还特地两次召见画僧石涛。尤其是第二次召见更是为后人咀嚼乐道。当时的情形是，一群人接驾，而康熙却在人群中认出了石涛，叫了他的名字，让石涛受宠若惊。

这两次召见，对石涛的画艺也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在一些作品中石涛也反映出被召见后的意气风发。他神采飞扬地挥毫绘制了一幅《海晏河清图》，款署“臣僧元济顿首”。

一年后，受到康熙皇帝赏识的石涛决定北上北京，希望寻找发展机会。但是北漂石涛在京城却是一无所获，终回南方，最后还为延续香火而还俗成家。

髡残：激烈后的皈依

髡残出家的原因，周公亮在《读画录·石溪传》（髡残号石溪）中说：“幼而失恃，便思出家。”髡残因幼年丧母，从小生活缺少母亲疼爱，长大后而有出家的念头。

究其根本，髡残是遗民，他不是真正的隐士，他并不因为反清复明无望而平静下来。髡残曾多次去拜明陵，听说自己的朋友去明陵而不拜时，便破口大骂。他的画面中的笔触也流露出一种苍浑老辣的古拙之气。

顺治十二年，43岁的髡残在南京的祖堂山幽栖寺任主持。这一年，郑成功率部大举北伐抗清，兵临南京城下却功败垂成，反清复明的力量也退至福建，而髡残留在寺院中逃过一劫。同年，髡残最亲近的导师龙人俨、觉浪禅师相继离世，使髡残最终抛开世俗牵绊，向“数声清磬是非外，一个闲人天地间”的书画僧转变。

弘仁：平静下的波涛

弘仁大概是四僧中，心态“最和尚”的。他平静清雅，超然寂静，不悲不喜，与铿锵有力、愤懑不平的髡残形成鲜明对比。然而这份平静，却来得极不平静。

弘仁出生在历史文化名县：安徽歙县，一个叫桃源坞的地方。

江韬35岁时，清军南下，打到了徽州，兵荒马乱，灾荒连连，生活十分艰难。此时的秀才江韬心中最沉重的一句话可能是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他虽然已经断绝仕途之心，但作为前朝知识分子，绝对无法容忍清廷统治。于是，他要参与反清复明。他把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在福建唐王身上。只可惜，当江韬赶到福建，唐王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已经覆灭。江韬却也被清兵看作是反清复明分子。复明无望，无路可退。为了躲避清军搜捕，他藏身武夷山，皈依佛门，吃斋念佛。

坎坷的经历让弘仁的画称得上是“冷若冰霜”。

□据《北京晚报》

晚清画报里的历史现场

《申报》附送，亦可单独购买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中记录了晚清的多场中外战争和要闻。其创刊之时，正值中法交战之日，有人印售中国胜利的图画，市场反响颇佳。美查觉察到此中商机，创办《点石斋画报》，报道中法战争，第一期第一幅即是《力攻北宁》。据他夫子自道：画报乃是为了“乐观新闻者，有以考证其事，而茗余饭后，展卷玩赏，亦足以增色舞眉飞之乐”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共留下关于中法战争的图文四十余幅。台湾学者王尔敏从中找出一些他书所无的材料，如沪尾兵防布置图。但“战图”要作为当时战阵的真实史料来用，先要考证画报的绘制者或相关信息提供者确曾亲临现场。以《力攻北宁》而论，现有历史研究表明，无论是绘制者还是《申报》的采写记者，都未能抵达现场。北宁其时已经失守，而画中配文则称面对法军的进攻，“华军已于前一日退守险要。狐善疑而兔更狡，总如善弈者之争一先着（招）耳”。将失守说成是占得先机的撤退，颇有自诩的意味，读者看了，于茶余饭后确很可以“增色舞眉飞之乐”吧。

甲午战争中方屡遭败绩，《点石斋画报》和其所附的《申报》在报道上出现了不一致的取向：《申报》力求报道真相，而《点石斋画报》多报喜不报忧，且屡有对日军孱弱不堪的描摹。至于最后的战败和割地赔款，《点石斋画报》解释那乃是因为我大清“大度包容”“赞成和局”。对于看报纸的人和看画报的人，同一个出版人是有着不同的考量的，这里透露着他对这两个群体的理解。

画报传播新知识、新发明、新事物

画报可以传播新知，这是为当时画报的创办人、评论者和今天的学者所公认的。这新知既包括新发明、新事物，也包括外国制度和风俗。比如《点石斋画报》曾刊《美妇司舟》，从中国重男轻女说起，继而谈及西方男女一同上学，故西女多有能书会算的。比如美国一妇人，熟习海事，可指挥巨轮出洋。又如《西童赛马》，讲上海值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之际举行庆祝仪式，外国儿童个个马技高超，作者继而评论说，重视体育为西方“人才之盛所由来也”，而中国于此却不加留心。这两个例子都是介绍西方，而含有批评中国、促其上进之意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呈现的，又不仅是一个中西交流的、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上海或中国，画报中还有许多奇闻怪谈，与传统中国一脉相承。如人面鸡、人面犬、八足牛、五足驴、无头婴，凡此种种，据统计，占全部画报的六分之一。有时这类怪异之事含有道德教化的意味，如《节妇生须》，讲一位美妇人死了丈夫，有心守寡，但一武官贪图她美色，以百金游说她的家人想要买婚。此妇不从，想要自尽，无奈家人看得紧，最后天鉴苦心，让她两腮生长出长长的胡须，终于如愿守节。学者李孝悌认为，阅看这六分之一的内容，如同置身荒蛮的乡野，《点石斋画报》呈现的是一个未经除魅的前现代世界，而这个世界反映的，是一般民众的文化想象和集体心态。

□据《新京报》



《力攻北宁》，《点石斋画报》，1884年

晚清最后的三十年是画报的年代。画报的出现和盛行，使得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透过图像来知晓时事，了解新知。与报纸要求读者能够识文断字不同，画报上的图画人人皆可观瞧，画报面向的受众是广泛的。

《点石斋画报》为中国画报之祖

整个晚清时期，为我们现今所知晓的画报约有120种，而上海、北京和广州是画报最为兴盛的三座城市。若以新闻性为第一要义来审视晚清画报，1884年5月创刊于上海的《点石斋画报》为中国画报之祖。《点石斋画报》的创办者是英国商人美查，1872年创刊于上海的《申报》亦出于美查之手。《点石斋画报》十天发行一次，随